亞洲週刊 1993/6/13

人物剪影

行板

費明儀優雅自信歌咏人生

這位聲樂家將天賦的氣質演繹成浪漫的好運氣，唱出生命的愉快樂章。爲了培育新一代人才，她近年致力於兩岸三地聲樂藝術交流和推廣。

那日，在亞洲週刊的午餐專訪中，費明儀一身艷色。原來女人過了四十、五十依然可以活得這般燦亮。她的儀態優雅自信，自信得捧着碟子坐到別人的桌子，依然有幾秒鐘的渾然不覺。

「這樣的胡塗事在我身上不出奇。」她說。一次與友人拉着手離開輪渡，覺得越來越不對勁，原來不知怎麼會拖住個陌生人的手。對方卻很高興她的胡塗，說：「這是一個美好的誤會。」

或許因爲她天賦的氣質，任何胡塗事到了她身上，都會演繹成詼諧浪漫，甚至好運。

一次在友人的婚禮舞會上，她與相識才幾分鐘的許先生跳探戈。一個漂亮的大花步把她轉得暈頭轉向。「哎唷，我的舞伴呢？」她引頸回顧。「我在這裏呢。」許先生穩健的聲音應着她，同時向她伸出他的手。套一句小說裏常用的：一切就這樣開始了。她成爲許太太。

基於她在事業上的成就，人們仍習慣稱她費明儀小姐。一次甚至有個人冒失的稱許先生爲費先生。他莞爾一笑答道：「我不介意你稱我太太爲費小姐；但我希望你稱我爲許先生。」許先生是清末御醫；父親費穆，是與阮玲玉、金焰等同代的著名導演，惜英年早逝。著名報人費彝民是她叔父，從此成爲她的監護人。「如果說，我對藝術的感覺和追求是來自父親，那麼我的獨立和執着，則是叔叔養的。」父親去世後她過於悲痛，一度無心繼續聲樂練習，是叔叔「押」着她去繼續上課的。

她小時想做電影演員，父親認爲她主見太強，不如從事音樂或寫作等可以直接宣洩自己感情的職業更合適。她九歲開始學鋼琴，從而開始音樂生涯的第一步。啓蒙老師是著名作曲家丁善德教授。十四歲起，師從趙梅伯教授學聲樂。成年後赴法深造，導師是奧地利人洛特·軒納。從他們身上，她領悟到引導成才的重要。

學成回香港後，她在一九六四年創辦了明儀合唱團。今年七月四日是該團成立二十九周年，在香港文化中心有場紀念音樂會。但令她最難忘、觸動最大的一次音樂會，是十四歲那年她參加演出的第一個音樂會。

那一次，她唱了《加底斯的姑娘》、巴赫的《我親近祂》和甘肅民歌《刮地風》。父親因病入院，還特地向醫院請了兩個鐘頭假來聽她演唱。因爲父親在台下，她格外用心。演唱後，父親來後台找她：「我爲你驕傲。」又勉勵她說，搞藝術是辛苦的卻也是快樂的。希望她堅持下去，「不因世俗而放棄。永遠爲藝術而藝術」。兩週後，她父親過世。

她深信藝術是付出而不是牟利。二十九年來，她的合唱團經歷過經費問題，團員移民或轉行而流失等種種困境，但她咬牙頂下來。近年來，她減少了演唱活動，致力聲樂藝術的研討及推廣，範圍及於海峽兩岸三地。

她邀請大陸的周小燕、郎毓秀、沈湘、郭淑珍等及台灣的許常惠、申學庸等音樂家來香港研討；在上海音樂學院和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都設有基金會，贊助和獎勵中國音樂事業上的可造之才。

她認爲中國的歌劇缺乏有系統的整理和有關的理論著作，發展也緩慢。今年四月，她在重慶參加《二十世紀華人經典作品》評獎，任評審委員，對「五·四」至今的中國音樂作品作一番回顧和巡禮，並從中提了包括《黃河大合唱》、《旗正飄飄》及《梁祝小提琴協奏曲》在內的一百二十四部優秀作品。六月，她又將赴北京頒獎。

她日程排得滿滿的；八月是韋瀚章紀念音樂會，十月赴北京講學……難怪總是來去匆匆。她不打算移民，因這裏要做的太多了。亞洲週刊問及她生命中最輝煌的一刻，她邊走邊說：「我生命中的每一秒都是輝煌的。」高跟鞋篤篤地急促敲着地面，就像她生命中跳躍的音符。■

賴家興

費明儀：「我生命中的每一秒都是輝煌的」

譯名對照：本刊以全球中文讀者爲服務對象，地名、人名及事物等譯法，部分參考聯合國所定的國際中文標準用詞。但由於各地譯法往往迥異，現特以括號列出，以供參照。巴赫（巴哈）。